末。可能代表長泰方言。

另《擊本知音》亦名《彙集雅俗通十五音》，實爲潮州方言韻書。

1. 十五音源流

1. 1 漢字原是表義文字 。 表義文字的特性爲字形固定，可以包容古今方音，故其讀法不定，一個漢字，可以有無數發音。自古注音方式皆採漢字相注，最初用同音或音近字相注，如說文解字：「自讀若鼻」，意即「自」之古音讀若鼻。漢末以後逐漸發明反切之法，即以二字注一音，上字取聲母，下字取韻母及聲調，如「東：德紅切」，「德」聲母爲t-，「紅」韻母爲-ung[1] 平聲，合起來即得tung[1] 音。

運用反切之法對漢字逐字注音，並編爲韻書的始創者，自來皆稱李登《聲類》，魏晉南北朝著韻書的有數十家，隋、陸法言集諸家大成，於仁壽元年（西元六〇一）發表《切韻》是現存最古的韻書。其後有許多人踵武其事，增收字數及解釋、改正錯字，著名的有唐韻、廣韻、集韻等。

韻書著作的目的是爲了作詩押韻之便，其開齊合撮，可以通押的，即介音不同，主要元音及韻尾相同的，都歸在同一韻中，故讀者難以掌握其音韻系統之全貌，於是宋代有梵僧（未知其名）將切韻整理爲韻圖題爲『韻鏡』，分三十六字母（聲母）、四聲（聲調）、開合（介音）、四等、內外轉、十六攝，切韻之音系遂一目瞭然於圖中。

但切韻系韻書及韻圖有一特色，就是沿襲陸法言著書目的，希望作詩者不要按照自己方言押韻，因方言有的分韻較細，有的數韻合爲一韻，如數韻合爲一韻的方言，按其韻所作的詩，雖在本地可以押韻的，在他處便不一定能押韻，爲了使各地方言讀來皆可押韻，必須參考各地方言，凡能分開的韻皆儘量分開。這樣製作出來的韻書，可以涵蓋所有方言，但卻泯滅了方言差。一部可以通行各地的韻書，變成到任何地方都不能適合當地實際語音。這在方言教育上便成了一大缺憾。切韻變成士大夫的音韻參考書，對一般庶民卻一無是處。

元明以降，地方戲曲興盛起來，爲了讓唱曲或編曲者審音辨字有一個標準，各地出現了一些地方韻書，其中赫赫有名的是元代周德清所著的《中原音韻》，此書成於元、泰定元年（西元一三二四），當時北方音韻已經變得相當簡化，入聲已消失，周德清本著「韻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語」，遂著作了這一本元代北方音實錄的《中原音韻》。其著作精神，也正是所有地方韻書的精神。

1．2 福建閩南是所有漢語系方言中最古老複雜的語言，其語音與他省、尤其與北方官話相去極遠，即閩語本身亦有十分分歧的方言存在，福建人對於方言學、音韻學特具天賦，其因在此。

福建第一本地方韻書是相傳爲明末戚繼光爲福州音所編的韻書《八音字義便覽》。戚繼光是四川定遠人（一說山東濟寧人），嘉靖四十一年（一五六二）追擊倭寇，至連江，翌年任福州總

兵，鎮福州。旋奉調北上，訓練邊兵。因此他在福州的時間極短，必不能說音韻極複雜的福州話，這本書當然不是他所著作。可能只是爲了訓練當地徵傭的福州兵「行營暗傳口令之需」①，命屬下所編，掛他的名字而已。

戚繼光屬下有一名精通音韻的大學者陳第（福州府連江人，著《毛詩古音考》、《屈宋古音義》），所謂《戚參將八音字義便覽》可能出自陳第之手。

其後有康熙戊辰（一六八八）年進士林碧山改訂此書，編爲《珠玉同聲》。後人合二書對照合印，通稱《戚林八音》。

1．3《戚林八音》所代表的是福州音。嘉慶五年（一八〇〇），泉州人黃謙乃又根據泉州音編了一本地方韻書《彙音妙悟》。據黃謙自序說，在他這本書編纂前有富知園先生編《閩音必辨》一音，是因字求音的字典。此書已不傳，到底這本書內容如何，不得而知。

《彙音妙悟》之後亦出現了一本只收讀書音的泉州韻圖《拍掌知音》，作者、出版年代均軼。

關於《彙音妙悟》與《拍掌知音》參見本書第二章，茲不贅。

1．4《彙音妙悟》發表後十八年，即嘉慶二十三年（一八一八）年，東苑謝秀嵐編《彙集雅俗通十五音》。此書無序例，東苑究屬何地，謝秀嵐之生平事蹟何如，文獻不可徵，皆不得而知。但《彙集雅俗通十五音》則是一本膾炙人口的通俗韻書，以《

十五音》之名風行閩南語地區，其名氣凌駕泉州的《彙音妙悟》。

《彙集雅俗通十五音》兼收文白音，與《彙音妙悟》做法相同，但於文讀音用紅字，白話音用黑字，不似《彙音妙悟》白話音於字旁附注「土」、「土俗」、「俗」、「土解」、「解」等字。但可能因爲套色手續繁複，輾轉翻刻，發生了許多混亂。又五十字母（韻母）全有字，不似《彙音妙悟》爲湊全五十大數，多設「有音無字」的「嘐」、「管」兩字母。

1．5《彙集雅俗通十五音》之後，出現了一種只有三十字母的韻書《增補彙音》。此書版本特多，皆不注明作者，序云：

「凡音由心生也。切音之起，肇自西域婆羅門，而類隔反紐等式自是備矣。夫聲韻之學惟中州最厚，中氣而中聲，又無日不存於人心者也。自魏晉有李登聲韻（當是聲類）、呂靜韻集，是時音有五、而聲未有四也。迨梁沈休文撰四聲一卷，而聲韻始有傳訣。但地囿南北，方言各異，遐陬僻壤，難以悉通，廣韻、唐韻、集韻，愈出而彌詳，然其書浩繁，農工商賈不盡合於取資焉，唯十五音一書出於天地自然之聲，一呼應而即得於唇齒，又切於尋常日用之事，一檢閱而可藏於巾箱。昔經付梨棗，流傳已廣，中或有所未備者，因詳加校易其舛錯，至於釋解，雖間用方言，而字畫必確遵字典，斯又足見海濱自有鄒魯，而日隆書文，必至大同也。是爲序。時

嘉慶庚辰仲秋朔　　壺麓主人題」

由這篇序可以得到一些訊息：

一、《增補彙音》乃是根據《彙集雅俗通十五音》改編的，不但增補《彙集雅俗通十五音》之未備，並校易其舛錯。當然更重要的是只收文讀音所有的韻，謂之「字祖」，至於只有白話音的韻，全部刪除。

二、三十「字祖」中並非全部文讀音，亦間有白話音。

三、「字畫必確遵字典」，與《彙音妙悟》序例所謂「依字典校訂」的精神相同。而所謂「字典」當指《康熙字典》而言。

四、序云傳統中原韻書「愈出而彌詳，然其書浩繁，農工商賈不盡合於取資焉，唯十五音一書出於天地自然之聲，一呼應而即得於唇齒，又切於尋常日用之事，一檢閱而可藏於巾箱。」與《彙音妙悟》黃謙自序評傳統韻書不能盡合鄉音，黃瞻二序云：「即農工商賈閱之，於俗語俗字所不經見者亦出其中，則是書之爲用，實韻學之指南，雖云發於天籟而尤不可以不學而能也。」的精神相同，都是爲了一般庶民據其方言以識字的目的而編纂的通俗韻書，和傳統韻書爲了士大夫作詩押韻之便而編的目的不同。

五、本書作於一八二〇年，但序云「十五音……昔經付梨棗，流傳已廣，表明《十五音》的發行可能遠早於一八一八年，舊傳《十五音》出版於一八一八年②，實有待商榷。不過《十五音》即使早於一八一八年，恐怕不會比一八〇〇年黃謙發行『彙音妙悟』的時間更早，這一點從福建各種韻書的內容比較即可得知（見下章）。」

1．6 《 增補彙音 》之後，最近出土了一本《渡江書十五音》

。這是一本鈔本，未見刻本刊行，書名見於《涵芬樓燼餘書目》，注云「爲閩人方言而作」。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廈大學生李熙泰在廈門思明北路舊書攤買到此鈔本。李榮教授寫了一篇序，一九八七年交予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言語文化研究所出版。

《渡江書十五音》很明顯的是漳州音韻書，李榮序考證說：

「平常都說閩南話有泉州腔、廈門腔、漳州腔、潮州腔之分。本書一一九葉『拱』韻喜母（ hiong^{2}* ）『享、泉唕』；一二九葉『閣』韻門母（ bo^{4}* ）『卜、泉腔』；一四七葉『近』韻喜母（ hin^{7}* ）『恨、恨心也，泉腔。』二〇一葉『挺』韻語母（ gaN^{2}* ）『雅、泉唕』，同葉『晨』韻治母（ taN^{3}* ）『說：說話、潮腔。』這裏的『說』是訓讀字，本地俗字作『咀』。唕字就是腔字，見本書一四八葉、二一四葉。拿來跟本書卷首『以本唕呼之』對比，似乎本唕指本書依據的方言，泉腔、潮腔並非本書依據的方言。……」（以上音標爲筆者所加）

「本腔」既非「泉腔」又非「潮腔」，那可能就是「漳腔」了。但是李榮不加考證便說：

「……就今天的方言來說，在廈門漳州之間，本書的音韻系統更接近於廈門。」

《渡江書》有接近於廈門音之處是事實，但就整體音系而言，應屬漳州音無疑。師大姚榮松副教授曾在第七屆全國聲韻學研究會（一九八九、四、二十九）發表〈《渡江書十五音》初探〉，根據漳廈音系比較證明本書實在更近於漳州音，而非廈門音（見下）。

此書只四十三韻母，較之《彙集雅俗通十五音》少了七韻，音韻系統只有越來越簡化，可見《渡江書十五音》的編輯年代必在《彙集雅俗通十五音》之後，並且因爲差了七韻之多，比台灣的十五音如《彙音寶鑑》（一九四五年年梅山沈富進）的四十五字母、《台灣十五音辭典》（一九七〇年斗六黃有實）的四十六字母都少，推測其成書當是相當晚近的事。但既見於《涵芬樓燼餘書目》，最晚也不會晚於清末。姑斷爲清末漳州韻書。

以上三種十五音系韻書屬於漳州韻書。漳州韻書、依筆者所見也只這三部了。

1．7 閩南語韻書題爲「十五音」者甚多，常使人誤以爲漳州十五音，其實有許多是台灣地方韻書，關於台灣十五音當另篇介紹。潮州十五音凡冠上「潮州」二字者當然就是潮州韻書，但有一部潮州十五音往往被誤爲漳州韻書，不可不辨，此即《擊木知音》。

《擊木知音》全名《彙集雅俗通十五音》，副題『擊木知音』。是書成於「中華四年（一九一五）歲次乙卯八月望日」，聲調有「八音」聲母「十五音」，韻母有「四十字母」。因書名與謝秀嵐所著漳州十五音全同，故有許多學者誤爲漳州十五音（如李三榮一九六九、樋口靖一九八五），但其實是潮州十五音，許雲樵（一九六一）《十五音研究》所研究的十五音便是這部《擊木知音》，他雖未明指《擊木知音》是潮州十五音，但其擬音則是根據潮州音，因此相當合理。

《擊木知音》之可斷爲潮州韻書，可從以下幾個證據證明：

一、漳州音聲調有七，缺陽上，漳州三種十五音皆缺陽上；但潮州音聲調有八，《擊木知音》之聲調亦八音俱全，合於潮，不合於漳。

二、漳州音無央元音，〈居〉〈枝〉皆讀-i，但潮州音居讀ker，枝讀 ki，『擊木知音』將枝類字（止攝開口）歸〈枝〉韻，而居類字（遇三開口）歸〈車〉，合於潮不合於漳。

三、假攝二等開口喉音字，泉州音文讀音 -a 彙音妙悟入〈嘉〉韻；漳州音文讀音-ee，十五音入〈家〉韻；潮州音讀-ia，『擊木知音』將架、駕、嫁、價、霞、遐、瑕、下、夏，與寄、騎、壁、寫、蟻……等閩南語各腔都讀-ia 韻的字同歸於〈佳〉-ia不歸〈膠〉-a或〈家〉-e 等韻，是合於潮音，不合於漳泉。

四、宕開一文讀音，漳泉皆讀-ong，《彙音妙悟》入〈東〉韻，十五音入〈公〉韻，潮州音讀-ang，《擊木知音》將朗、黨、宕、作……等字皆入〈江〉-ang 韻，不入〈公〉-ong 韻，是合於潮音，不合於漳泉。

五、效攝一等文讀音，泉州讀-oo，《彙音妙悟》歸「高」韻；漳州讀-o，《十五音》入「高」韻，不入「沽」（koo）韻；潮州音讀-au，『擊木知音』將勞、老、保、報、高、告、到……等效一等字；包、交、絞……等效二等字；漏、鬧、狗、猴、斗……等侯一等字、流、九……等流三等字皆入「交」-au*韻，不入「高」（ -oo）亦不入「孤」（-ou ），是合於潮音，不合於漳泉。

由以上重要的漳、泉、潮方言差比較，可見《擊木知音》，

確屬潮州韻書，而決非漳州韻書，更非泉州韻書。

但《擊木知音》亦不全合現在所知的一些潮州音。潮州音如潮陽、揭陽的音韻特色是 -ian 歸入 iang；-uan 歸入 -uang；-an 歸入-ang，《擊木知音》於此諸韻皆有分別。設〈堅〉〈薑〉；〈關〉、〈光〉；〈干〉、〈江〉等韻目以爲對應，卻於〈堅〉〈關〉、〈干〉韻內重見了一些〈薑〉、〈光〉、〈江〉韻的字。這個現象一方面反映了潮州某些已混同合併的韻類，同時也反映了某些尚未混亂的方言的音韻特色。由此可見《擊木知音》並不是單一的方言韻書，而是一個一個綜合潮州各方言的韻書。

另外潮州有十八聲母，《擊木知音》卻只有十五聲母，門、柳、語三母同時可代表潮州音可分別的b:m、l:n、g:ng，造成混亂。這一點明顯表示《擊木知音》沿襲了漳州十五音的分聲，不能反映潮州音系，也可見得漳州十五音的影響力太大了。

《潮聲十五音》（未見，《潮語十五音》凡例謂據《潮聲十五音》校勘）及《潮語十五音》（蔣儒林著，一九三一年汕頭文明商務印書館）皆只十五音，而有四十字母，《潮語十五音》卷末注云「干部與江同、關部與光同、羌部與堅同，俱不錄。」實際只有三十七韻。進一步反映了潮州音系的事實。

但《潮語十五音》亦不能完全符合潮州音系。一九六四年謝益顯完成《增三潮聲十五音》（一九六五年出版），將十五音增加鼻音聲母「明」、「蓮」、「遇」三個，又「求」字潮音khiu，歸「去」字頭，故作者改用「球」字。其聲母共十八個，故曰「增三」。

此書韻母的處理方式亦與《擊木知音》相同，即綜合潮州方言，從分不從合，並增加舊潮聲十五音所漏略的韻母，共得五十六韻。

1.8 台灣亦有許多新製的十五音，反映台灣方言，如：

台灣十五音及字母表　一八九五年台灣總督府編
訂正台灣十五音及字母表　一八九六年前者編
台灣十五音及字母詳解　一八九六年前者編
訂正台灣十五音字母詳解　一九〇一年前者編
增補彙音寶鑑　一九五四年梅山沈富進編
烏字十五音　一九六〇年林登魁編
台灣十五音辭典　一九七二年斗六黃有實編

這是漳州十五音的後續發展，顯示所謂「十五音」，已成了閩南系韻書的通名，不一定是漳州的韻書，本文只討論漳州十五音，對潮州十五音只約略提及，台灣十五音當另文檢討（見本書第九章），茲不贅述。

2. 漳州十五音之編輯方式及其音韻系統

2.1 上述三種漳州十五音，《彙集雅俗通十五音》有五十韻、《增補彙音》有三十韻，《渡江書十五音》有四十三韻，內容詳略各有不同，分合亦有參差，處理方式各有不同，但皆同一淵源。茲分聲調、聲母、韻母比較如下：